



大会

Distr.: General
24 September 199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五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0(c)

人权问题: 人权情况和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伊拉克境内人权情况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成员传递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马克思·范德尔斯图尔先生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8 年 7 月 30 日第 1998/263 号决定编写的伊拉克境内人权情况的临时报告。

附件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8年7月30日第1998/263号决定编写的伊拉克境内人权情况的报告

目录

	段次	页次
一. 导言.....	1-5	3
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6-32	3
A. 法外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	7-23	3
B. 任意拘留和拘留条件.....	24-29	5
C. 残酷和不寻常的待遇和惩罚.....	30-32	5
三. 食物权利和医疗权利.....	33-44	6
四. 结论和建议.....	45-48	7

一. 引言

1. 人权委员会伊拉克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的任务在特别报告员提交大会和人权委员会的每次报告中均有叙述。这项任务最初由委员会 1991 年 3 月 6 日第 1991/74 号决议列明,最近又经委员会 1998 年 4 月 21 日第 1998/65 号决议予以延伸(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8 年 7 月 30 日第 1998/263 号决定批准),其中要求特别报告员研究伊拉克政府侵犯人权的情况。

2. 联合国各主管机构过去七年来通过的各项决议,特别是最近的大会 1997 年 12 月 12 日第 52/141 号决议和人权委员会 1998 年 4 月 21 日第 1998/65 号决议,都提到伊拉克境内人权情况是国际社会的优先关注事项。

3. 人权委员会在其最近一次决议中注意到该境内人权情况无所改进,并强烈谴责伊拉克政府大规模蓄意严重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构成普遍镇压和压迫情况,且借助广泛歧视和普遍制造恐怖加以维持;通过使人们害怕被逮捕、监禁和其他制裁的方式,包括死刑的方式,镇压思想、言论、宗教、新闻、结社、集会和行动自由;即审即决和任意处决,包括政治杀害、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经常进行任意逮捕和拘留,以及一贯而且经常不遵守法定程序和法治;普遍却经常地以最残酷的形式使用酷刑,对某些罪行制定和执行残忍和不人道的惩罚法令。

4. 由于不能取得该国政府方的合作,特别报告员继续依赖政府、政府间和非政府来源的资料。特别报告员还获得以某种方式同伊拉克局势有联系的个人的证据充分的资料。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一些叙述伊拉克局势,特别是同大会和人权委员会表示关注的事项有关的证据充分的报告。特别报告员同逃离该国的伊拉克人保持直接联系,并继续从他们那里获得资料,这一点也不可轻视。

5. 本次临时报告是根据截止 1998 年 8 月 31 日为止特别报告员所获得的资料,应配合特别报告员上次提交人权委员会的报告(E/CN.4/1998/67)一道阅读。

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6. 由于伊拉克共和国的政治——法律结构在去年没有改变,所以在伊拉克境内继续有计划地侵犯人权。继续收到关于任意逮捕、拘留期间虐待、残酷和不寻常

惩罚以及任意处决和法外处决的控告,就不令人惊奇了。

A. 法外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

7. 特别报告员在其以往向大会和人权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已经报告过所谓的“监狱清洗运动”。特别报告员继续接获报告,提到在巴格达近郊的 Abu Ghraib 监狱内的一次处决运动。作为这些控告的佐证,消息来源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 1997 年 12 月中至 1998 年 7 月期间被处决的 170 多名被拘留者姓名的若干名单。

8. 关于导致被判死刑的控诉,据说这些处决所涉及的被拘留者均被控以参与“暴民事件”。这项控罪据指称是用来掩盖一项出于政治动机的企图,要惩罚那些参与被伊拉克政府定性为“暴民事件”的 1991 年 3 月群众起义事件的人。要提一下,参与这些事件的其中一些人目前正在 Abu Ghraib 中央监狱服刑 10 至 15 年。

9. 一些被害者的姓名据报在 1998 年 3 月 24 日总统办公厅秘书给公安局发布的官方命令中提到,这些命令要求“对因破坏国家安全和威胁国家安全而被处决人的罪行采取必要指示,撤消他们的军阶,撤除颁给他们的奖章”。这些被害者来自以下省份:塔米姆、巴什拉、卡尔巴拉、迈桑、巴贝尔、泽卡尔、卡迪西亚、纳贾夫和穆萨纳。

10. 关于最后收到的一份名单,其中提到 1998 年 6 月末被处决的 62 名被拘留者,资料来源报告说,这些被害者来自伊拉克所有各地的省份。然而,他们全被控以参与 1991 年的“暴民事件”。大多数被害者在执行刑罚以前均被拘留常达若干年,尤其是在 Mosul 拘留中心。根据所获得的资料还透露,这些受害者在处决大约 3 个月以前就被转往 Abu Ghraib 监狱的死刑囚室。因而,他们的健康情况据报告是非常差的。消息来源还报告说,处决后被害者的尸体被运往 Al-Kindi 医院进行解剖化验。

11. 又据报告说,上述处决的执行方式为吊刑或枪决。根据某些资料来源,当局没有把受害者尸体交还家属,而是埋在 Abu Ghraib 县的集葬坑中。其他资料来源报告说,尸体是交还了,但家属为了收回亲人的尸体必须对枪杀被害者的子弹付费。在后面这些案件中,据报家属不准举行葬礼或吊唁仪式。

12. 特别报告员在其上次向人权委员会提出的报告(文件 E/CN.4/1998/67)中报告过关于 4 名约旦人由于

走私价值 850 美元的汽车零件而于 1997 年 12 月 8 日被处决的案件。后来,在 1997 年 12 月 12 日,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报告员向伊拉克政府写信要求提供关于上述处决案件的资料。1998 年 3 月 30 日,伊拉克政府答复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说,这 4 名约旦人已经遵照《刑事程序法》第 182 条,根据犯罪当时的法律接受了正当审判。他们被判处死刑的依据为:经革命指挥委员会 1994 年第 67 号法令修正的 1984 年《海关法》第 23 号第 194 条,《刑法》第 47、48 和 49 条,以及《贸易管理法》第 11 条,罪名是走私零备件、材料、重型设备和拆卸的机器。伊拉克政府的答复中还说,这是一种对该国的经济基础结构和公共利益有高度危害的犯罪,相当于被围和战争期间蓄意破坏经济的罪名。

13. 特别报告员象以往一样指出,因为小偷小窃——不涉及任何暴力——而被处决是一种侵犯生命权的完全不成比例的惩罚。此外,特别报告员认为,伊拉克政府对这么多种类的罪行维持这么严重的惩罚,表明了伊拉克境内人权通盘情况的性质,这可以从当局对这种小偷小盗的犯罪处以死刑惩罚,辩护为属于正常的这种普遍态度而可以得到证明。

14. 特别报告员自从 1991 年夏天担负起任务以来,还接获了关于他所称为“政治杀害”的详尽资料。在以往的报告内,这个词语被用来形容政府人员奉命从事的预先计划的杀害个人行为,从谋害村长一直到谋害国家部长,以及从街头的谋杀一直到国外的细致暗杀行为和用铊的下毒谋害。今年特别报告员又要谴责最近一些暗杀事件,具体是两名住在纳贾夫的国际上受尊重的宗教学者:Shaykh Mirzq Ali al-Gharawi 大阿亚图拉和 Shaykh Murtada al-Burujerdi 阿亚图拉。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7 月 2 日发表声明(HR/98/45),表达了他的关切,认为这些死亡事件可能是伊拉克官员对伊拉克境内什叶派宗教社区的独立领导人进行有组织的攻击的一部分。这个攻击与过去对伊拉克境内什叶派宗教团体的攻击一脉相承,尤其是从 1991 年 3、4 月间起义以来。

15. 根据所收到的资料,Shaykh Mirza Ali al-Gharawi 阿亚图拉(68 岁)是于 1998 年 6 月 18 日在卡尔巴拉与纳贾夫两个圣城之间坐车途中被暗杀的。同行的还有他的女婿、驾驶员和另一位同行者。根据自称目击者提供的资料,al-Gharawi 阿亚图拉的坐车先被截停,4 名乘客当场被射死。

16. al-Gharawi 阿亚图拉是一位非常受人尊重的宗教学者,也是什叶派穆斯林的一位高级精神领导人(或称为 Marja)。据报告说伊拉克政府喜欢另一位被许多宗教界人士认为资历不够的学者。就在他被暗杀前一个月,据报告说 al-Gharawi 阿亚图拉遭受伊拉克当局的骚扰和警告不要带领祈祷,尽管 al-Gharaw 阿亚图拉从未参与过政治活动。伊拉克政府否认对这项攻击有任何参与情事,称这件谋杀案为“一种叛逆罪行,背后有恶毒的以国外为基地的人员”。

17. al-Gharaw 阿亚图拉的暗杀事件是接在 Shaykh Murtada al-Burujerdi 阿亚图拉(67 岁)最近被暗杀之后,后者是另一位住在纳贾夫圣城的居领导地位的宗教学者和法学家,他于 1998 年 4 月 21 日晚上在 Imam Ali 圣殿领导人们做完晚祷后,与两同伴徒步回家途中被射死的。可靠的资料来源称,al-Burujerdi 阿亚图拉在死前两年中遭受伊拉克官员的各种刑事骚扰。尤其是,阿亚图拉前已遭受两次严重的攻击而幸以生存。在第一次攻击(两年前)中,他被严重打伤,在第二次攻击(一年略多以前)中,向他丢了一枚手榴弹,炸伤了他的腿,使他要在家中养伤两个月。

18. 在 1991 年伊拉克南部的起义后,当时曾被逮捕三天的 al-Burujerdi 阿亚图拉开始在 Imam Ali 圣殿内带领人们每日祈祷。al-Burujerdi 阿亚图拉除了是教区祈祷者的一位领导人外,也是 Marja 职位的一名有希望的候选人。据报告说,伊拉克当局曾要求 al-Burujerdi 阿亚图拉放弃他在 Imam Ali 寺庙的祈祷者领导人的职位,但是他拒绝。在他死前两个月,据报告伊拉克官员曾拜访他,命他停止带领祈祷,但他说他只有在收到政府的书面命令才会同意这样做。他显然反对伊拉克政府对宗教界的干涉,包括政府对另一名宗教人员的支持。

19. 特别报告员担心,这些谋杀事件是对伊拉克境内什叶派穆斯林独立领导人的有计划的攻击的一部分。特别报告员注意到,Sayed Ali Seestani 大阿亚图拉(目前的什叶派穆斯林精神领导人,他继承了 1992 年在软禁期间死去的 Sayed al-Khoei 大阿亚图拉)于 1996 年 11 月在纳贾夫的家中遭受攻击,造成他的一名雇员死亡。因为骚扰的结果,Seestani 大阿亚图拉终于停止了在 al-Khadra 清真寺的祈祷。特别报告员还回顾,伊拉克政府当局曾牵扯上从前一系列的死亡事件,全是经过预谋的,例如人所共知的 Sayed Muhammed Taqi al-Khoei 案件(他是已故 al-Khoei 大阿亚图拉的儿子),他于 1994 年 7 月 21 日在每周定期前往卡贝拉返回途中的一次可疑

车祸事件中死亡。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姻兄 Amin Khalkhali,他的六岁侄子和他的驾驶员,他们 4 人乘车在下午 11 点左右撞上一部停在平坦路面上阻挡分道公路的一辆没有照明的卡车。他的驾驶员和侄子当场死亡。al-Khoei 先生和他的姻兄没有被立即送往医院,而是在路边流血过多死亡。在凌晨 4 点左右才有一辆救护车开来,将尸体抬走。同 al-Burujerdi 阿亚图拉和 al-Gharawi 阿亚图拉一样,Muhammed Taqi al-Khoei 过去也被伊拉克安全人员骚扰过,并接到过威胁,目的是要阻止他在什叶派宗教界内的独立活动。

20. 在 al-Gharawi 阿亚图拉、al-Burujerdi 阿亚图拉和 Sayed al Khoei 三人案件的每一个案件中,伊拉克当局均搬走了尸体,立即埋葬。埋葬 al-Gharawi 阿亚图拉时他的儿子在场,他被禁止从事任何送葬活动以及在清真寺内对其父亲遗体进行的传统的祈祷仪式。伊拉克当局也没有对这些谋杀案件和可疑的事件从事彻底的调查。

21. 特别报告员认为,上述宗教领导人死亡的事件必须配合以下情况来对待:过去对他们的威胁,他们作为伊拉克境内什叶派宗教团体领导成员的特殊作用,以及对任何被认为可能是对伊拉克政府的一种威胁的人士——特别是因为他们的独立性或他们在伊拉克百姓中的声望——而犯下的类似恐怖份子行为的过去历史。

22. 这种侵犯每个受害者的生命权的行为应受谴责,不仅如此,这种谋杀事件最要受到注意的是其明显的企图,要以恐怖手段侵犯特定团体或者全体人民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虽然这些案件涉及特定人士的被杀事件,但是谋杀事件的目标显然是政治性的,目的是要封锁反对言论和镇压反对人士。这种政治杀害构成了对整个一群人、事实上对全体人民的人权的公然侵犯。

23. 面对这种情况的严重性,特别报告员于 1998 年 7 月 1 日写信给伊拉克政府,信中他请伊拉克当局仔细调查这两个案件,以便明确地找出主谋人。对于伊拉克境内其余的什叶派宗教团体,特别报告员进一步呼吁伊拉克政府确保他们的人身完整和自由。

B. 任意拘留和拘留条件

24. 特别报告员还继续收到关于普遍的任意逮捕和拘留的报告。其中一些报告涉及到若干年前逮捕的人士,他们仍然在拘留中,而其他案件则涉及到最近的逮捕和拘留。

25. 特别报告员接获关于 1998 年 7 月逮捕 Dawoud Al-Farhan 先生的资料,他是中东新闻通讯社的一名资深新闻记者和通讯员,也是《伊拉克日报》和《Al-Mousawar Al-Arabi 周报》的专栏作家。Al-Farhan 先生在其巴格达的办公室中被逮捕后移送新闻部。另外经认为,他的逮捕或许关联到最近他写的一些文章,报道伊拉克政府官员的腐败和贪污情事。他家属尽了一切努力来找寻他,均无收获,目前仍然生死未卜。

26. 特别报告员还接获三份被拘留者名单,他们的案件都是在 1998 年由塔米姆(基尔库克)的公安局处理的。名单中除了列出每位被拘留者的姓名、族裔和省份外,还列出了逮捕他们和后来拘留他们所用的控罪。

27. 第一份名单涉及政治案件,载列 42 名被拘留者的姓名,他们均是以“间谍”或者“属于反对人士”罪名被逮捕和控罪。间谍的控罪不是以外国的名义为之,而是被伊拉克政府用来对国内的政治反对派的成员罗致罪名。事实上,名单的第一部分列出 32 人,他们是阿拉伯人、库德族人或土库曼人,都是以间谍或属于反对派的理由被逮捕的。这些被拘留者均于 1998 年 4 月初经过盘讯和审问后被转移到安全总局。名单的第二部分列有另外 10 名库德族人,被控的罪名是支持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自从 1998 年 4 月被拘留至今。

28. 第二份和第三份名单分别列有 41 个和 89 个人名,列出了这些被拘留者逮捕的罪名。这些罪名很多,从批评政府一直到走私食品、偷窃、伪造文件(护照)、逃亡国外或者逃到伊拉克北部。然而,资料来源报告说,当局常常使用对拘留者控以小罪、偷窃、走私或者甚至谋杀等罪名的方法来掩盖逮捕和拘留的真正理由。

29. 关于失踪问题,要指出的是,特别报告员接到一份报告透露说,1980 年代初失踪的数百名 Fayli 库尔德人及其他祖籍伊朗的伊拉克公民,事实上被拘留在 Abu Ghraib 监狱中,与外界断绝通讯。根据这份报告,这些人在极为严苛的条件下被拘留,对他们没有提出具体的控罪或者进行审判,期间长达 17 年和 18 年。被拘留者的家属(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已经被迫离开家园,在 1980 年时越过边界进入伊朗境内。

C. 残酷和不寻常的待遇和惩罚

30. 在特别报告员所收到的关于拘留的大多数控诉中,普遍情况是被逮捕和被拘留的人经常受到虐待,包括长时间的盘问,连带毒打和各种剥夺作法,更不必提酷刑了。

31. 特别报告员早已对伊拉克法律所规定的特别残酷和不寻常的惩罚表示过极为关切,即毁伤躯体的惩罚,包括截肢和烙印。虽然伊拉克政府过去一两年曾辩护说这些惩罚没有被用到过,但特别报告员曾表示过,政府没有从法律条文中废除这项惩罚就构成了对人权的继续公然侵犯,因为这些惩罚的作用就是在恐吓人民,并且如果政府突然撤消停止不实施的作法,就很可能重新使用这种惩罚。

32. 关于上述残忍和不寻常的惩罚,特别报告员接获一份报告,指出在 1998 年 8 月重新实施了刑法截肢的惩罚。根据接获的资料,萨达姆·侯赛因总统的儿子 Uday Hussain 于 1998 年 8 月 7 日写信命令将一支精锐突击队的 6 名成员处以截掉一只手掌的惩罚,因为他们利用地位进行抢劫。一名陆军逃兵也因参与被控强盗行为而被命令接受同样方式的惩罚。这份报告值得注意最少有 3 个理由:(a) 它指出刑法截肢正在伊拉克执行;(b) 它指出这种惩罚的实行没有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c) 它指出在伊拉克境内实际上没有法治,因为 Uday Hussein 不拥有司法或类似的职权,仅仅是一份日报的发行人和伊拉克奥林匹克委员会的首脑。

三. 食物权利和医疗权利

33. 特别报告员在 1991 年担任这项任务以来一直在汇报关于伊拉克境内的粮食和保健状况。特别报告员指出,伊拉克政府除了有计划的侵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各种自由以外,还一贯不肯尊重其根据《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盟约》所负的义务,损害了千百万伊拉克公民的福利。尤其是,伊拉克政府尽管自己计算了全国各地普遍的苦难和高发病率和死亡率情况(尤其是对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的影响),却一贯地不肯依照该盟约第 2 条以及第 11 和 12 条采取行动,最大的利用其已有资源,并同国际社会充分合作,以尊重和确保获得食物和保健的权利。

34. 有 5 年之久伊拉克拒绝同联合国合作和利用所谓的“以油换粮”决议,根据这些决议,很早以前就能够提供大大增加的资源来协助特别受影响的人民。在这同时,伊拉克政府因为不遵循有关的安全理事会决议而未能确保结束制裁——从而也是结束对“以油换粮”方案的需要。当伊拉克政府最后终于开始同联合国合作实施一项“以油换粮”方案时,它还是推搪谈判、限制联合国从事业务的准入性和灵活性,从而不时地并且

很长时间地干扰石油的销售,增加了伊拉克人民、尤其是最易受伤害的人民的长期苦难。

35. 如果伊拉克政府分配进口资源优先给予粮食、药品和改善清洁卫生系统的材料的话,就可以有更大的粮食和药品的供应以及更多材料运到伊拉克。但伊拉克政府把优先性给予了其军事方案以及给予建造象征权势的物品,例如必需从国外进口材料的许多皇宫。

36. 要指出的是,由于安全理事会 1998 年 2 月 20 日第 1153(1998)号决议,“以油换粮”方案获得了大大的增加,使允许出售的石油翻了一番以上,达到每 6 个月大约 52 亿美元。秘书长在其 1998 年 6 月 5 日的报告(S/1998/477)中指出,由于所有有关各方作出的努力,“以油换粮”方案的实施情况已有改善。事实上,伊拉克方案办公室和安全理事会委员会已经采取措施改善了在第三阶段下提出的申请的加速处理和核准工作。据报道伊拉克政府也改善了同其供应商的合同安排,尤其是在合同内制定了交货时间限期。这些努力导致了送抵伊拉克的人道主义供应品的种类和数量普遍增加。而且,配给篮子的分配更完善,并且据报道医药和保健用品运到的次数越来越多。

37. 尽管如此,这些努力由于油价暴跌和伊拉克政府拖延不恢复出售石油而被抵销,以致于有时候批准了 200 多份申请,但是由于资金不足而不能发出批准书。因此,供应品的抵达时间继续变动不定,造成物品项目的丢失、拖延或减少,感觉受影响最大的是粮食和保健部门。医疗合同直到本阶段的最后部分为止,一直没有资金。

38. 尽管照秘书长所报告的,方案的效率已改善,然而人道主义状况仍然汲汲可危。事实上,联合国观察员报告说,1998 年 3 月只有一次食物篮子内放有除婴儿配方奶之外所有货品的全部配给。他们还报告说,在所查对过的住户中,视商品而定,超过一半以上其配给平均可维持 20 天。至于受益者方面,他们继续抱怨食物篮子不足。

39. 关于 5 岁以下儿童的营养状况,卫生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在 1998 年 3 月进行了一次营养状况调查,初步调查结果表明,营养状况自从 1997 年 3 月的前次调查以来没有改变。据报道,27%的儿童长期营养不良,9%则严重营养不良。特别报告员深为关切这种苦难的持续及其对伊拉克社会的影响。

40. 直到 1998 年 5 月 14 日,从杜胡克、伊尔比勒和苏莱曼尼亚三个北方省份移居中部和南部 15 个省新住所的伊拉克公民都没有资格领取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986(1995)号决议所提供的配给。1998 年 5 月 14 日以后,据报上述公民开始有资格领取粮食配给。然而,特别报告员认为,规定的登记程序含有歧视性,因为这些公民为了得到他们的配给必须证明在新地点居住最少 6 个月。因而,决定从北方三省移居中部或南部一省的家庭在这 6 个月期间将无法领取粮食配给。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一制度违反了配给制度的人道主义精神,配给制度假定是简单地基于需要而定的。

41. 位于偏远地区的各保健中心没有定期接受或取得供应品,别处则通常要在分配后一个月才收到。此外,由于各中心没有医生担任工作人员,所以在诸如公路交通意外事件等紧急情况时拿不到所需的特殊药品和供应品。特别报告员很关切偏远地区被忽略,而要在某些药品的供应方面受到这种歧视。

42. 自从 1997 年 8 月首次向私营部门药房分配药品以来,普通药品是根据人口密度和药房数量确定的配额分配的。1998 年 1 月,分配标准被限制于药房数目。这导致分配给巴格达的供应品比率增加。从前,占伊拉克人口大约 29%的巴格达,私营药房收到的供应品比例为 32.9%,现在已增加到 40%。特别报告员很关切,这种作法对居住在巴格达外的人民在接受保健权利方面是歧视性的。

43. 就这样子以歧视性、不完全公平或者有效率地实施“以油换粮”方案而言,特别报告员认为,这种分配方案完全要由伊拉克政府负责。根据伊拉克政府的认定,联合国的作用只是观察,以确定根据这个方案所收到的供应品公平分配。然而,在这方面,联合国观察员受到伊拉克政府所施加的各种限制而严重地被局限在包括以下方面:(a) 观察员总是有政府代表陪同;(b) 观察员必须很早以前就将他们的日程表通知和告诉政府官员;(c) 观察员在其“观察”期间能够讯问公民的问题有严格的限制。在这些情况下,很难说监测工作的执行有独立性和没有偏歪。此外,考虑到安全情况,许多敏感地区即使有探访,也是很稀少的。

44. 就“以油换粮”方案的通盘效率而言,特别报告员也要指出,由于伊拉克政府抵制联合国所建议的制定一项“例行”方案的作法,从而进一步地妨碍了这个方案的效用,不利于所要给的受益者。特别报告员认为,伊拉克政府说,这样一种“例行”方案将会违反安全理事

会制度的精神(该制度是打算作为暂时性的),这种辩护是虚伪的,因为伊拉克政府完全有能力终止这个制度,只要遵循所有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在这同时,在“例行”基础上计划这个方案将会对“以油换粮”方案大大增加通盘效率和效用,这正是符合了这个方案的人道主义精神。

四. 结论和建议

45. 特别报告员很遗憾又是不能报告在伊拉克境内的人权情况方面有任何重大的改进。主要是,政治法律秩序方面毫无改变,而这正是所有种类的人权以及在所有生活领域有系统地受到侵犯的根本原因。最明显的是事件就是所报道的关于 Uday Hussein 单方面(并且完全非法)重新实行截肢刑罚的案件,而这是在伊拉克政府拒绝废除这些邪恶惩罚办法以后的事。

46. 特别报告员还得出结论,对什叶派宗教团体的继续攻击,特别是通过最近那种暗杀宗教领导人的方式,构成了以有目标的恐怖形式进行有计划的镇压。这与伊拉克政府要惩罚于 1991 年起义事件有任何关系的所有的人的这个同样明显意图不谋而合的。

47. 关于食物权利和医疗权利,特别报告员很遗憾,情况仍然汲汲可危,尽管在“以油换粮”方案扩大后已有很多的资源。在这方面,伊拉克政府要对伊拉克人民持续的苦难负主要责任。

48. 鉴于以上所述,特别报告员所有的以往建议均仍然有效。事实上,看起来到目前为止特别报告员的建议中没有一个获得执行,只除了其关于执行“以油换粮”方案的建议以外——而在这方面伊拉克政府是完全抵制实行的。